

余象斗小說出版品版式及其評林本之 創新研究

林雅玲*

〔摘要〕

余象斗（1560-1637）為明代萬曆閩北建陽重要刻書家，其雙峰堂、三台館、文台堂書坊共刊刻了廿餘本小說。除了覆刻前人講史、神魔、公案小說以外，他自創了一種上評、中圖、下文三節版的評林本。本文從所見之余象斗小說出版品，論其字體、三節版、插圖特色；其次以《三國志傳》、《水滸志傳評林》、《列國志傳評林》、《列國前編十二朝》、《三國志傳評林》為討論範圍，檢視其評林本小說增修內涵。最後，將之與明萬曆年間其他小說書坊出版品相較，發現余象斗小說評林本創新的意義有二：一為相較於上圖下文兩欄式的圖版，三節版多增加之上欄空間，使編者對版面的調度運用更加靈活；二為評林本小說之上評欄，有評有注又有補遺，模仿科考用書體例，方便庶民閱讀，除了推動通俗小說的傳播外，無形中也提昇市民語文教育水準。然而此種創新版式之小說，由於犯了臆改、校讎不精及剽竊盜版之病，顯示余象斗難脫建陽書坊刻書速售求利之積習，以致質地未臻佳境，令人扼腕。

關鍵詞：余象斗、評林本、三節版、插畫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福建建寧府自宋至明一直是出版重鎮，其中又以建陽縣為最。¹建陽位於閩北中心，武夷山南麓。該地區的書坊以麻沙和崇化為主要中心。²麻沙坊在縣西七十里，隸屬建陽永忠里；書坊街在縣西南七十里，屬於崇化里，兩坊相距十餘里。³當時建陽圖書出版盛況，據嘉靖《建陽縣志》「儒學尊經閣書目」及「書坊書目」中的記載，書坊版多達四百餘種。⁴這是嘉靖時期的情形，萬曆以後，建陽書坊刻書更是空前。張秀民考當時書林有堂號姓名可考者，就有八十五家，而實際書坊可能達百餘家比南京還多。⁵

雖然建陽出版業發達，在明中葉以後領先其他各地，但「建版」圖書，由於書坊間彼此競爭激烈，出版快速，廉價銷售，以致於出現了任意竄改、校勘粗率、魯魚亥豕的情形。⁶明郎瑛云：「我朝太平日久，舊書多出，此大幸也，亦惜為福建

¹ 張秀民認為閩中建安與建陽為兩處不同刻書坊。宋元時期建安盛於建陽，但明以後建安書坊衰弱，建陽獨盛。見張秀民〈明朝印書最多的建寧書坊〉一文，張樹棟編：《張秀民印刷史論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頁162-170。該文修訂後收錄於許瀛鑑主編：《中國印刷史論叢》（台北：中國印刷學會出版社，1997年），頁175。但蕭東發則以為宋元以來余氏刻本中建陽與建安常並提。在有「建安」字樣的刻本中，可找到「崇化余志安刊於勤有堂」等語，此「崇化」即建陽縣崇化里書坊街。余志安書題「建安」乃沿用古郡名。建陽縣屬建安郡，東漢至隋都稱建安郡，唐五代稱建州，宋以後為建寧府。康熙《建寧府志》轄建陽、建安縣。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中，《文獻》22期（1984年12月），頁196。此處從蕭氏之說。

² 宋人祝穆《方輿勝覽》卷十一「建寧府」「書籍行四方」下註明「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為圖書之府。」（宋）祝穆編，祝洙補訂：《宋本方輿勝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頁127。

³ 《建陽縣志》卷三「坊村」。《建陽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頁281、283。黃鎮偉：《坊刻本》，《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2-23。

⁴ 「儒學尊經閣書目」錄書坊板書共六十八冊，「書坊書目」四百零九冊。（明）馮繼科纂修，韋應詔補遺，胡子器編次：《建陽縣志》，《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十（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頁416-422。

⁵ 張樹棟編：《張秀民印刷史論集》，頁162。

⁶ 對明人刻書之病參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七「明人不知刻書」、「明人刻書改換名目之謬」、「明人刻書添改脫誤」條。葉德輝：《書林清話 外二種》（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

書坊所壞。蓋閩專以貨利為計，凡遇各省所刻好書，聞價高即便翻刊，卷數目錄相同，而於篇中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⁷謝肇淛評曰：「建陽書坊出書最多，而紙、板俱濫惡」、「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⁸「閩建陽有書坊，出書最多，而版紙俱最濫惡，蓋徒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⁸在歷代版本圖書家眼中，「建版」圖書代表品質低劣，難登大雅之堂。當時由於建版書水準差，還曾引來高層「關愛的眼神」，嘉靖五年（1526）因建陽書版字多訛謬，朝廷特遣翰林春坊侍讀汪佃到福建，由他負責校勘工作控管建本品質。⁹但到嘉靖十一年（1532）福建提刊按察司對給建寧府牒文仍嚴格限制書匠刻書一律照官版，不准自行刊刻。¹⁰從嘉靖五年始，經過了六年的努力，仍要下達嚴苛的命令以保障出版品質，可知當時建版圖書因疏於校對，又任意割裂篡改，令人不敢恭維，以至於後人有「明人刻書而書亡」之譏。¹¹

在備受批判的建陽書坊中又以余氏、劉氏為業界龍頭。余氏出自崇化，劉氏出自麻沙。¹²余象斗（1560-1637），字文台、世騰、象烏、應詔、君召、三台山人

頁 184-185。

⁷ 《七修類稿》卷四十五。（明）郎瑛：《七修類稿》，《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05。

⁸ 《五雜俎》卷十三。（明）謝肇淛：《五雜俎》，《筆記小說大觀》八編（台北：新興書局，1975年），頁4234-4235。

⁹ 《歸田瑣記》卷三〈麻沙書版〉。（清）梁章鉅：《歸田瑣記》，《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38。

¹⁰ 見《書林清話》「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條，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頁183。

¹¹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凡刻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甚希。……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頁44。（清）嚴可均《鐵橋漫稿書陳禹謨刻本北堂書鈔後》云：「世咸謂明中葉後刻書無善本，是固然矣。」（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台北：宏業書局，1974年），頁10。葉昌熾《藏書記事詩》引嚴可均《書北堂書抄原本後》言：「明人習氣，好作聰明，變亂舊章。是謂刻書而書亡。」見（清）葉昌熾著，王鐸、伏亞鵬點校：《藏書記事詩》（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頁11。又關於其他清人對明人圖書之評價參〈四庫館臣對於明版圖書的評論〉一文。楊果霖：〈四庫館臣對於明版圖書的評論〉，《台灣圖書館管理季刊》第3卷第1期（2007年1月），頁109-129。

¹² 黃鎮偉：《坊刻本》，頁23。

等，¹³正是出自書林之源宋代廣西安撫使余同祖之後，¹⁴其先在宋代以余仁仲萬卷堂書坊名著一時。余家世代刻書，在當時閩中建安書坊中，最為大家。¹⁵萬曆年間余家在建陽、建邑開設有書坊，主要出版科舉應制、日用醫書及通俗小說三類書。據統計，他先後以雙峰堂、文台堂、三台館等不同的堂號發行如下表所列小說，¹⁶對明代通俗小說文化的傳播貢獻不小。

出版年代	出版品
隆慶五年 (1571)	《華光天王傳》(《南遊記》) ¹⁷
萬曆十六年 (1588)	熊大木《京本通俗演義按鑿全漢志傳》
萬曆廿年 (1592)	《新刻按鑿全像三國志傳》
萬曆廿二年 (1594)	《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

¹³ 孫楷第、劉業修、柳存仁等人曾考證過余象斗的字號，此處不再贅述。參見孫楷第、劉業修、柳存仁考證。孫楷第：《日本東京所見中國小說書目》(台北：鳳凰出版社，1974年)，頁85。劉業修：《古典小說戲曲叢考》(北京：作家出版社，1985年)，頁66。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台北：鳳凰出版社，1974年)，頁63-69。另外白以文在其論文中也有專論。見白以文：《晚明仙傳小說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頁56-68。白以文：《北遊記敘事結構與主題意涵之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其生平相關資料又見於顧青：《帝王御世志傳》與出版家余象斗，《古典文學知識》第四十期(1992年第一集)，頁85-90、蕭東發：《明代小說家、刻書家余象斗》，《明清小說論叢》第四輯(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年)，頁195-211。

¹⁴ 清光緒丙申《重修余氏新譜》作十四祖，福州師範學院圖書館藏本。引自張秀民：《明朝印書最多的建寧書坊》，見張樹棟編：《張秀民印刷史論集》，頁165。

¹⁵ 關於余家在宋代時的刻書盛況，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宋建安余氏刻書」條：「夫宋刻書之盛，首推閩中，而閩中尤以建安為最，建安尤以余氏為最。且當時官刻書亦多由其刊印。」《書林清話》，頁49-54。

¹⁶ 其中多有重出者，如《新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廉明奇判公案》。王清原、牟仁隆、韓錫鐸：《小說書坊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3-4。

¹⁷ 《華光天王傳》書末有「辛未」年的牌記，明代有兩次「辛未」年，分別是隆慶五年(1571)及崇禎四年(1631)。但余象斗在《東遊記·八仙傳引》中云即提及「不佞斗自刊《華光》等傳……」，《東遊記》刊於萬曆年間，《華光天王傳》既早於《東遊記》，故「辛未」當以隆慶五年(1571)較為合理。

萬曆二十六年 (1598)	《新刊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新刻芸窗匯爽萬錦情林》
萬曆三十年 (1602)	《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北遊記》)
萬曆三十三年 (1605)	《廉明奇判公案傳》
萬曆三十四年 (1606)	《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國志傳》
萬曆四十三年 (1615)	《新刻皇朝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
萬曆年間出版	《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 《新刊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 《新刊京本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東西漢志傳》 《新刻出像補訂參采史鑿南宋志傳通俗演義題評》 《北宋志傳通俗演義》 《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廉明奇判公案》 《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 《新鐫全像東西晉演義志傳》 《新刻按鑿演義全像唐書志傳》 《全像按鑿演義南北兩宋志傳》 《新刊按鑿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 《新刻按鑿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 《新刻按鑿編集二十四帝通俗演義全漢志傳》 《新刻按鑿演義全像唐書志傳》 《全像演義皇明英烈志傳》 《全像類編皇明諸司公案傳》

欲了解余象斗在萬曆年間出版如此大量小說的意義，就要從內、外兩個層次來探討。所謂內在層面，宜針對他小說創作、評點，全面探討寫作內容、思想、詮評觀點，及其在中國小說史上應有的地位。至於外在層面則可從他小說出版品在版式上的改良、創新論起。關於余象斗小說作品，單光亮之文已論述。¹⁸而其小說評點觀內涵，因涉及諸多文本，他日另專文討論。本文主要論述余象斗小說評本在版式上的改革及意義。

由於余象斗在萬曆前後共約刻了廿多部不同的小說，本文統整已見的十五本

¹⁸ 單光亮：〈余象斗小說創作研究〉(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6年)。

小說出版品，¹⁹進而討論其版式創新之外在特色與內在義涵。其次以其五本評林本——《三國志傳》、《水滸志傳評林》、《列國志傳評林》、《列國前編十二朝》、《三國志傳評林》為討論範圍，論其「增評」、「改正」後之受褒被貶，正、反兩極意義。

二、余象斗小說圖書版式形制特色

從目前整理之余象斗小說出版品，發現以文台堂、雙峰堂、三台館刊行的小說版式大體上有某種一致性。下面就其字體字型、版式、插圖及三節版四項，論其版式創新之特色。

（一）字體字型

書坊刻書，各地所宗書家不同。南宋建安書坊刻書，如黃善夫家塾刻本《史記集索隱正義》、魏仲立宅刻本《唐書》、魏仲舉家塾刻本《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集》、劉叔剛宅刻本《附釋音毛詩註疏》等，多學柳體。²⁰余象斗在萬曆年間所刻之小說，字型上多柳體、歐體及鉛體字。如萬曆年間刊刻的《新刻芸窗匯爽萬錦情林》、四遊記中的《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華光天王傳》、《東遊記》、評林本中的《水滸志傳評林》、《三國志傳》、《列國志傳評林》以及《三國志傳評林》或學柳或學歐。而萬曆十六年（1588）刊熊大木《京本通俗演義按鑿全漢志傳》、萬曆三十四年（1606）《（新）刻按鑿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正文字體則為「橫輕豎重」類似今日的鉛字體。此字型風格上較柳、歐書家略顯匠氣呆板不夠靈活。

字體風格之外，余象斗小說出版品在字型上，常出現簡體字，如《水滸志傳評林》中「處」刻為「处」、「禮」刻為「礼」、「懼」刻為「惧」、「解珍」刻為「解

¹⁹ 《京本通俗演義按鑿全漢志傳》、《新刻按鑿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新刻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新刻芸窗匯爽萬錦情林》、《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北遊記》）、《列國志傳評林》、《（新）刻按鑿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全像按鑿演義南北兩宋志傳》、《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新刊按鑿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華光天王傳》（《南遊記》）、《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

²⁰ 潘美月：《圖書》（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年），頁90。

珍」、「稱謝」刻爲「称謝」等。此乃因小說爲通俗文學作品，要迅速出版銷售以獲利，在求快速的前提下，刻工往往省工減筆，故書中多簡體字。這也是明代閩地書坊特有的一種刻書現象，呈現當日書肆銷售競爭激烈的實況。

（二）版式

據蕭東發的研究顯示：余家自宋代以來，包括余仁仲萬卷堂、余志安勤有堂等各書坊出版品的版式多黑口，版框萬卷堂左右雙邊，勤有堂則爲四周雙邊。²¹到余象斗時其出版品的版式有所改變。有關明代版書的版式葉德輝曾云：

大抵雙線白口多宋版，單線黑口南宋麻沙本多有之。至元相沿成例，明初承元之舊，故成、弘間刻書黑口，嘉靖間書多從宋版翻雕，故尚白口。……大抵此類版心，書名只摘一字，下刻數目，其白口、小黑口空處上記本葉字數，下記匠人姓名，不全刻書名也。全刻書名在萬曆以後，至我國初猶然。魚尾有雙、有單，雙者上下同，單者上刻一魚尾，下則只刻一橫線紋。亦有版心全係黑口者，則魚尾以外皆粗線。²²

此說後來被屈萬里、昌彼得修正爲：

就今傳宋版觀之，大抵以上下單邊，左右雙線為夥，四周單欄或雙欄少也。又正德嘉靖間，已開始將書名改刻於上象鼻內，且書名全刻，形成花口。……萬曆以後遂為定式，全刻書名並非在萬曆以後。²³

誠如屈萬里與昌彼得所云，余象斗萬曆年間的小說出版品書的版式大多爲花口，題書名。黑口者只有萬曆廿年（1592）《新刻按鑿全像批評三國志傳》，這是余象斗較早刻的小說書，後來諸書一律都是花口版式。魚尾部分大多爲單魚尾，雙魚尾者爲萬曆十六年（1588）刊行熊大木《京本通俗演義按鑿全漢志傳》、及後來的《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關於版框，余象斗小說大多四周雙欄，有別

²¹ 蕭東發：〈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上，《文獻》21期（1984年6月），頁234-236。



²² 葉德輝：《書林清話》（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卷下，頁309。

²³ 屈萬里、昌彼得：《圖書版本學要略》（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年），頁75。

於宋元舊版。單欄者較少，目前僅見萬曆三十四年（1606）《（新）刻按鑿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及《華光天王傳》。

（三）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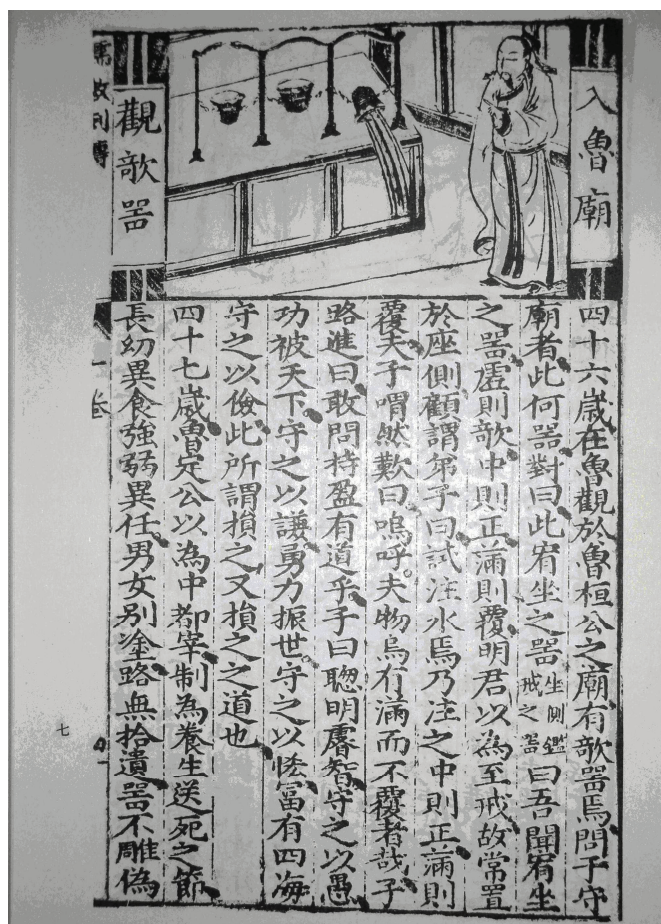
中國圖書中加入插圖，一般認為是受到佛經圖書的影響。研究者多以唐咸通九年（868）王玠刻《金剛般若陀羅尼經》為中國木版畫的源起。²⁴這本經文卷首扉葉刻一幅佛給孤獨園說法之圖，刀法純熟，線條流暢，人物意態生動。足見當時版畫雕印技術水準。而閩地建版書的插圖，在宋代時已有「纂圖互注」的經、子圖書。出自建安木刻畫家的《列女圖》，十分精美。元至治年間（約1322）建安虞氏書坊所刻的《全相平話三國志》、《全相平話武王代紂書》、《全相平話樂毅圖齊七國春秋》、《全相平話秦併六國平話》、《全相平話前漢書》五種小說，標明「全相」，特別凸出圖的重要性。「插圖」逐漸形成建版一種固定版刻型式。到明正統九年（1444）刻的《聖跡圖》敘述孔子一生，是今所知最早的連續木刻畫。²⁵

上述建版插圖的固定型式——本本有插圖，上圖下文狹長式、一葉葉連環木刻畫，均見於目前所整理之十三本小說中。其圖襲用嘉靖後期（約1550年以後）坊間刻《孔門儒教列傳》型式，即刻圖於上欄，圖兩側用正文約一行寬的間距，以文字長型框標示圖之內容。長框上下將習見之型魚尾改為。（正確之圖形參見附圖1）此版式即鄭振鐸所謂：嘉靖以來建版的「老型式」。²⁶

²⁴ 參見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上海：上海書店，2006年），頁11；薛冰：《插圖本》，《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14。趙前：《明本》，《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59。

²⁵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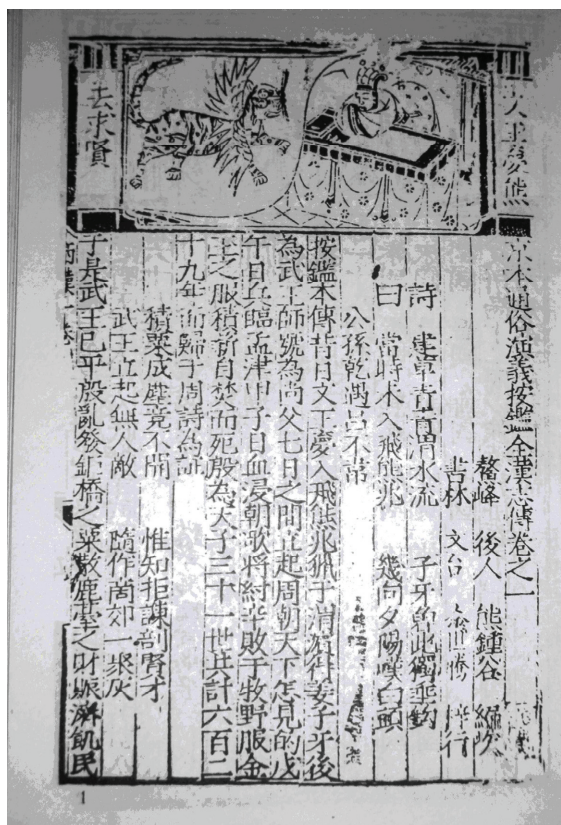
²⁶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48。



(附圖 1)《孔門儒教列傳》版式

此種統一的版式、畫風，多為當時建安書坊所採用，²⁷也成為余象斗坊刻本插圖的定式。除了書版的外框之外，圖欄的版框有沒有其他變化，或者仍是四周雙欄的格式，這因刻工表現各有不同，故從中可觀察出其才華及美感涵養。大體上書版多長方型圖欄，欄內直接刻繪人物景像，欄框內不加雕飾。不過，少數幾本有些微變化，如《京本通俗演義按鑒全漢志傳》(附圖 2-1、2-2)及《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附圖 3-1、3-2)，在圖欄四角加入花邊，圖也因此變得比較活潑。

²⁷ 如萬曆年間(約 1580 年)所刻之《新刻牛郎織女傳》、《新刊出像天妃濟世出身傳》，皆採此版式。參見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51-52。



(附圖 2-1) 《京本通俗演義按鑿全漢志傳》版式



(附圖 2-2) 《京本通俗演義按鑿全漢志傳》上圖欄



(附圖 3-1)《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版式



(附圖 3-2)《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上圖欄

早期建版版畫人物造型簡略，線條粗獷有力，以古樸稚拙風格聞名。²⁸余氏書坊其木刻畫風亦多「線條粗放樸實，古趣盎然」。²⁹雖然線條走古拙路線，但仍能配合故事，畫出人物姿態的趣味。鄭振鐸即讚美「建安版狹長型上圖下文的小說和其他書籍，還依然受到群眾的歡迎。人物圖像雖小，但動作的活潑，姿態的逼真，是會令觀者們贊賞不已的。」³⁰

據張秀民考證：嘉靖《建陽縣志》卷五所載建陽四百餘種書目乃嘉靖二十四年（1545）的統計數字，自此以後至明末，建本小說雜書，更如夏夜繁星，其數當在千種左右，占全國出版總數之首位。³¹在如此鉅量的圖書出版盛會中，書肆欲屹立不搖，文字精準、刻工良窳、版式創新，任何一環節都不可忽視，出版品才能熱賣。建安木刻家們，至明末雖仍有不少人守著宋元以來的傳統作風，繼續刻上圖下文的插圖；³²但面對激烈的商業競爭，雙峰堂、三台館、文台堂身為建安地區的重要書坊，不免要像江河納百川般，吸收他家之長，以提昇其書籍競爭力。因此襲用他家書坊增插半葉或一葉全幅的大插圖，恐是不得不然的潮流。萬曆中

²⁸ 周心慧：《明代版刻圖釋》（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頁31。

²⁹ 許瀛鑑主編：《中國印刷史論叢》（台北：中國印刷學會出版社，1997年），頁188。

³⁰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58。

³¹ 張樹棟編：《張秀民印刷史論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年），頁162。

³²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138。

葉以後，由於競爭的關係，建版插圖質地精美，幾乎可與金陵圖書一較長短。³³同時插圖的版式也有所變化，除了原有半葉的上圖下文外，出現在各卷前的半葉圖及一葉全幅的大插圖。劉龍田在萬曆初（約 1575 年）刻《重刊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其版式半葉全幅大圖，圖之上方有題示插畫內容的文字「乘夜踰牆」，左右也有十四字的聯語如：「謾道文才海漾深尙難猜四言詩句」、「誰知色膽天來大卻易跳百尺垣牆」。³⁴（附圖 4）此舉與之前建版上圖下文狹長型的插圖不同，開啓了建安派木刻畫的新路，³⁵建版書插畫有了更多的變化。余象斗在萬曆三十四年（1606）刊刻的《列國志傳評林》與《（新）刻按鑒通俗演義列國前編十二朝》（以下簡稱《列國前編十二朝》）二書，前者每卷之前有半葉圖一幅，全書共八幅。後者第一卷之前有半葉圖十八幅、二卷廿幅、三卷十四幅、四卷十幅，計六十二幅圖。圖中附文字，如「頭一重天門」（附圖 5）、「黃帝教作宮室」等，標明圖像內容，此即襲用劉龍田半葉木刻畫的新路數。³⁶



（附圖 4）
《重刊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半葉圖

³³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53。

³⁴ 周心慧：《明代版刻圖釋》第四冊，頁 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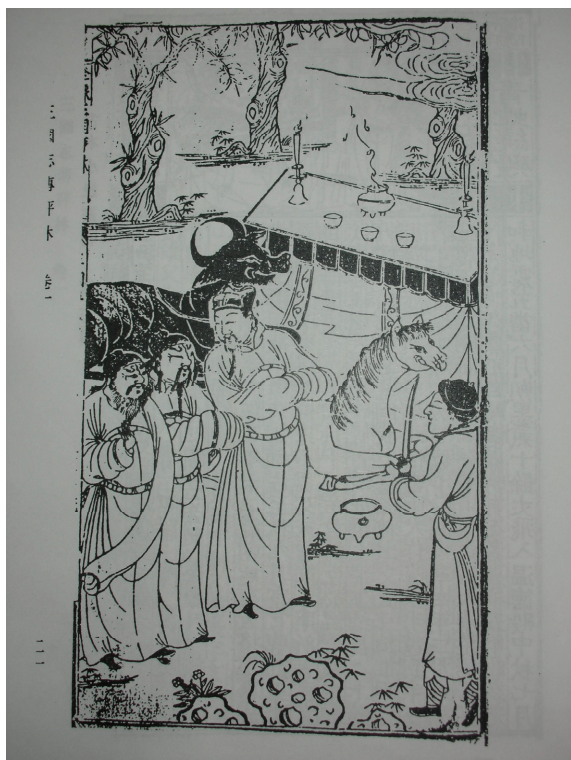
³⁵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56。

³⁶ （明）余象斗編集：《列國前編十二朝》，頁 4、頁 142。



(附圖 5)《列國前編十二朝》半葉圖

還有萬曆年間《新刊京本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以下簡稱《三國志傳評林》),殘本卷一、三、五、七前也都有半葉圖一幅。這些插圖因都是全幅圖,人物放大許多,臉部表情、動作姿態都清楚的呈現,四周景物的描繪也較上圖下文式的插圖細膩充實。(附圖 6)



(附圖 6)《三國志傳評林》半葉圖

不過較諸《列國志傳評林》與《列國前編十二朝》，《三國志傳評林》這幾幅圖則缺乏文字說明。為何《列國志傳評林》與《列國前編十二朝》圖中有文，而《三國志傳評林》獨無呢？余象斗應是要讓其書坊所刊之三國故事書，有別於其書坊。萬曆十九年（1591）南京仁壽堂有一周曰校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俗稱「萬卷樓」本）問世。這個版本版式花口，單魚尾，與其他萬曆年間小說無大差別。但書中每則有對葉圖一幅，共 240 幅。圖上題「上元泉水王希堯寫、白下魏少峰刻」。³⁷圖佔大篇幅，圖中有該則七字題目，對葉左、右兩側各有一十一字對聯。³⁸以「桃園三結義」為例，周曰校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正文前的兩幅半葉圖有「萍水相為恨豺狼當道路」、「桃園共契頓教龍虎會風雲」前四後七共十一字的聯句，右圖

³⁷ 上元、白下為南京別名，魏少峰至萬曆三十七年（1609）也為《三國後傳》刻對葉圖。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頁 20。

³⁸ （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古本小說集成》影印萬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代）。

內尚有「祭天地桃園結義」回目名（附圖 7-1、7-2），完全仿照劉龍田版式。³⁹相較於周曰校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余象斗《三國志傳評林》卷前圖則無文字。（見附圖 6），倒是在內文劉、關、張結義橋段的圖欄中，左右魚尾各有「桃園結義」、「聚眾滅寇」四字說明。（附圖 8）⁴⁰



（附圖 7-1）周曰校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半葉圖

³⁹（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古本小說集成》影印萬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代），頁 2、3。

⁴⁰（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明萬曆年間余象斗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代），頁 27。



(附圖 7-2) 周曰校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半葉圖



(附圖 8)《三國志傳評林》三節版上評中圖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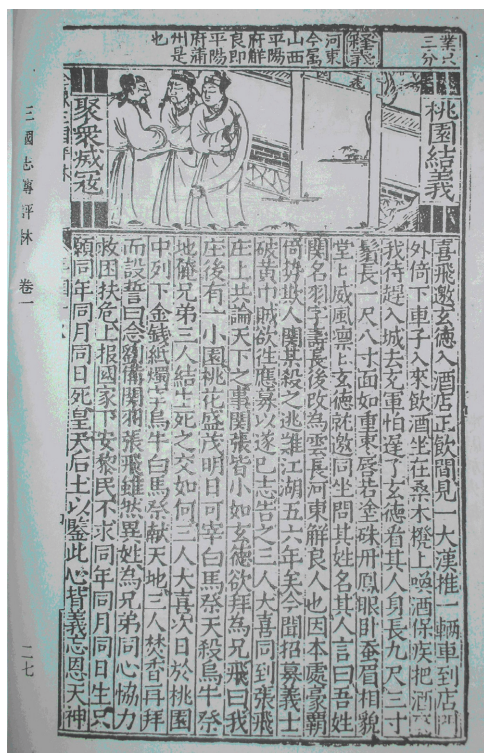
余象斗一方面保留劉龍田卷前獨立的半葉圖畫，但由於在他之前周曰校刊本已經沿用劉龍田插畫中有聯語的圖版形式，何況余象斗又自創「上評中圖下文三節版」(詳下文)版式，故他將卷前圖聯句刪去，把文字提示情節的功用，移至正文中的圖欄魚尾內。這些改變，說明了余氏書坊不但不是「變不了新戲的老狗」，他們的插圖一方面順應時代潮流，與時俱進，呼應社會的脈動；另一方面也企圖在同中求異，為自己小說出版品另樹異於他家書坊的旗幟。

不過較可惜的是，當金陵的書坊逐漸在牌記上註明刻工名字時，這十幾本書的刻工人名見於書版上者只有二：一是萬曆廿年(1592)《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廿卷末上欄有「書林忠懷葉義刻」；一是《華光天王傳》(《南遊記》)末葉圖有「劉次泉刻像」。其中葉義其人不可考，而劉次泉在當時同時刻過《湯若先生批評琵琶記》、《紅拂記》、《西廂記》、《六言唐詩畫譜》，應是萬曆年間閩地有名的刻工。⁴¹

⁴¹ 張振鋒編：《古籍刻工名錄》(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頁191。

(四) 三節版

鄭振鐸曾以「登峰造極，光芒萬丈」來形容明萬曆年間木刻畫圖書的成就。⁴²的確萬曆前後上圖下文兩欄式的圖書，無論就數量或質量，在中國圖書史上確實是一個特殊的標竿。但在此一兩欄的圖書範式變成出版品的主流刊物後，如何在編輯體例、版面格式或開本上下功夫再推陳出新，恐怕是各書坊主絞盡腦汁的課題。這期間，版式上最大的改革應是所謂「三節版」⁴³的出現。余象斗改良兩欄式版式，增加一欄，成為「上評中圖下文」三節版的樣式。他陸續以此版式在萬曆廿年（1592）出版《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以下簡稱《三國志傳》）、萬曆廿二年（1594）《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以下簡稱《水滸志傳評林》）、萬曆三十四年（1606）《列國志傳評林》，以及刻於萬曆年間的《三國志傳評林》。（附圖 9）



（附圖 9）《三國志傳評林》三節版

⁴² 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49。

⁴³ 「三節版」一詞為印刷業界所用，指「上評中圖下文」三欄式的版式。參見許瀛鑑主編：《中國印刷史論叢》（台北：中國印刷學會出版社，1997 年），頁 175。

由於這四本評林本小說與他家坊刻插圖本小說在版式上有所不同，三節版又只出自余氏書坊，「僅此一家，別無分號」特殊的版式使余象斗在中國小說出版史上地位，向前推進一步。⁴⁴

就現存資料來看，余象斗在哪裏找到三節版版式的靈感來源，不得而知。不過在南宋紹定年間（1228-1233）民間就有《天竺靈籤》流傳，這種靈籤每頁分三段，上端扁方框內題吉凶事宜，中為解籤圖，下為籤文和解語。這種分為三節式的靈籤主要是因應求籤庶民之知識水平，礙於他們未必識字，故籤條上印出與判詞相應的圖案。求籤者觀圖意會，不必再求助於廟祝解籤。這種靈籤的形式可視為「三節版」插圖濫觴。⁴⁵競爭帶來改革動力，面對短兵相接的販書市場，要在書肆上揚名立萬，的確要有些特殊的手段，才能克敵致勝。既然插圖已是萬曆年間通俗文學圖書必要的條件，如果余氏書坊出版品還能提供其他附加物，那麼勢必會更有競爭力。

如前所述，在余象斗出版評林本小說之前，周曰校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已問世。若比對元代以來坊間《三國》小說版式，就會發現仁壽堂書坊主聘請南京好的刻工增插兩百多幅圖，改良包括至元三十一年（1294）《三分事略》、至治年間（約 1322）《至治新刊全相三國志平話》、嘉靖廿七年（1548）建陽葉逢春刊本《三國志傳》一系列上圖下文的《三國》小說型式。周曰校在該書扉葉上題曰：⁴⁶

是書也，刻已數種，悉皆偽舛，茫昧魚魯，觀者莫辨，予深憾焉。輒購求古本，敦請名士按鑑參考，再三讎校，俾句讀有圈點，難字有音註，地里（理）有釋義，典故有考證，缺略有增補，節目有像。如牖之啟明，標之示準。此編之傳，士君子撫養，心目俱融，自無留難，誠與諸刻大不侔矣。覽者顧誕（是）書而求諸，斯為奇貨之可居。萬曆辛卯（十九年，1591）秋月周曰校謹識。

⁴⁴ 譚帆將余象斗與李卓吾同列中國小說評點史上兩位重要人物。主要是對他三節式小說本子中有評點欄此一創舉持肯定之見。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5。

⁴⁵ 薛冰：《插圖本》，《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22。

⁴⁶ （三國）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青石山莊叢書》影印萬曆十九年（1591）周曰校刊本（台北：青石山出版社，1962年）。

有圈點、注音、釋義、考證、圖像，並且還增補缺略，這是一本稱得上既便宜又面面俱到的《三國演義》。不知道余象斗是否看過這個金陵出版內容豐富的本子？但次年，即萬曆廿年（1592）雙峰堂就刊行《三國》評林本小說，並且標明是一本「新刻」、「按鑑」、「全像」、還有「批評」的《三國志傳》，此舉頗有與周曰校本別苗頭的味道。爲了凸顯這本《三國志傳》的與眾不同，余象斗在正文卷前著「三國辨」一短文，打擊其他書坊，抬高自己，文中批判其他書坊所出的《三國》本子粗疏簡陋，其文曰：

坊間所梓《三國》何止數十家矣，全像者止劉、鄭、熊、黃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訛，久不行矣。種德堂，其書板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紙板雖新，內則人名、詩詞去其一分。惟愛日堂者，其板雖無差訛，士子觀之樂。然今板已朦，不使其覽矣。本堂以請名公批評、圈點，校證無差，人物、字畫各無省陋，以便海內士子覽之。下顧者可認雙峰堂為記。

余象斗所列舉的書坊，經魏安考證：「宗文堂」爲鄭氏、「種德堂」爲熊氏、「仁和堂」爲黃氏經營，⁴⁷「愛日堂」則爲劉氏經營。⁴⁸這四家書坊所出的《三國》書，余象斗批評鄭氏刊本圖像不佳、熊氏刊本字跡不好、黃氏刊本擅自刪改內容。只有劉氏刊本稍可觀，但其板刊又老舊，故只有雙峰堂書坊所出之《三國志傳》，名家評點、校勘精準、內容完備、圖像刻工講究，爲一佳作，適合海內讀書人閱覽。余象斗不只詆毀別家書坊之作，更重要的是凸顯其出版品品質優良，爲自家圖書促銷。但實際上余象斗所謂「本堂以請名公批評、圈點」的三節版評林本，是否如他自己所云是這麼好的一本小說，亦或只是書坊主老王賣瓜的手段？在爲余象斗三節版定位其價值前，當知此一三節版，較諸萬曆年間其他上圖下文兩欄式的小說本，多出了什麼？就《三國志傳》版式的體例而言，修正擴大兩欄式圖文本型式，變成上評中圖下文的「三節版」，此舉本身就有獨創性。然而版式只是其外觀的變化，重要的是：做爲一個新的載體，此一新欄位承載了什麼？欲回答此一

⁴⁷ 魏安參照《明代版刻總錄》考正，見（英）魏安：《三國演義版本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頁55。

⁴⁸ 《京本通俗演義按鑿全漢志傳》東漢卷一題「愛日堂 繼葵 劉世忠梓行」。（明）熊鍾谷編次：《京本通俗演義按鑿全漢志傳》，《古本小說集成》影印萬曆十六年（1588）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代）。

問題，需就上評欄的板框型式及內容加以說明。

余象斗三節式的上評欄在半葉所佔的比例一般都極窄，從七分之一、九分之一到十三分之一，一眼望過，即知其非版面主要表現欄位。欄中全部都是文字，排列方式取傳統圖書正文中雙行夾註的形式，但加上標題小做變化。如萬曆廿年《三國志傳》上評欄眉批標題加框標明，字數統一為五字「評操封九錫」、「評後主迎敵」，⁴⁹標題後則加上小字評語。晚兩年刊行的《忠義水滸志傳評林》省為三個字，如「評朱貴」、「評小五」、「評智深」。⁵⁰（附圖 10）



（附圖 10）《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三節版上評中圖欄

萬曆三十四年《列國志傳評林》上評欄則不像前二評本都有加框之標題，評中直接直寫評語或箋註內容。（附圖 11）

⁴⁹（明）羅貫中編次，（明）余象烏批評：《三國志傳》，《古本小說叢刊》影印萬曆二十年（1592）余象斗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684、884。

⁵⁰（明）羅貫中編集，（明）余仰止評校：《水滸志傳評林》，《古本小說叢刊》影印萬曆廿二年（1594）余象斗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111、142。



(附圖 11)《列國志傳評林》三節版上評中圖欄

至於同是在萬曆年間出版但稍晚於《三國志傳》的《三國志傳評林》，上評欄中的「釋義」、「釋音」等都加框並以二字標明（附圖 12）；另有五字評，如：「評卓賊亂宮」、「評徐母罵庶」；但也有未註明標題就直接撰寫評語者，如：「孔明初出茅廬一勝曹兵，固宜人人踴躍。此乃第一功也。」、「子敬引孔明見吳侯而猶屬其少言魏兵，豈知諸葛有見，幾而變之神乎？」⁵¹上評欄內不同之箋、註、評釋，或有標框之題，或無，呈現體例不一的現象。



(附圖 12)《三國志傳評林》三節版上評中圖欄

⁵¹ (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明萬曆年間余象斗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代），頁 72、520、564、611。

上評欄除了提供編者一個評論的天地外，還有什麼功能？余象斗〈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水滸辨〉云：

《水滸》一書，坊間梓者紛紛偏像者十餘副，全像者止一家。前像板字中差訛，其板蒙舊。惟三槐堂一副，省詩去詞，不便觀誦。今雙峰堂余子改正增評，有不便覽者芟之，有漏者刪之。內有失韻詩詞欲削去，恐觀者言其省漏，皆記上層。前後廿餘卷，一書一句並無差錯，士子買者可認雙峰堂為記。

此處余象斗指出了三節版的便利性，在於其彈性靈活的版面調整功能。亦即原先在正文中，被他認為讀起來不甚工整或者失韻的詩詞，由於多了第三塊空間，被編者大筆一揮刪掉的韻文，他都可將之註明於上欄。郎瑛曾以時人刻林和靖詩為例，評論明人對宋版書的篡改：「世重宋版詩文，以其字不差謬，今刻不特謬，而且遺落多矣。」⁵²郎瑛指出明人刻宋詩文集斷簡殘編的毛病，不過就余象斗所刻小說集中的韻文來看，刪掉者有之，但更多的是評論或說明。例如《水滸志傳評林》卷九「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上評欄中有「言詞意」一條：⁵³

詞之事，皆一引頭，何必要？故錄上層，隨便覽觀。「朝看瑜珈經，暮念華嚴咒，種瓜須得瓜，種豆還得豆。經過□□悲，□結如何救。照見本來心，方便當明鏡。心地若無私，何用求天佑。地獄與天堂，作者還自受。」

此處註明編者將原文中的詞移至上層，讀者有權精讀或略讀。不像三槐堂一般，任意地把詩詞給刪掉，這對某些重視文本完整性的讀者而言，「三節版」的版本就保留了京本或監本的完整性，余象斗以此凸顯其刻書之用心。

另外要補充說明的是：萬曆三十四年（1606）以後出刊的《列國前編十二朝》，⁵⁴該書為上圖下文兩欄的版式，啓人疑竇者為他為何把獨創的三節版改回通行已久

⁵² 見《七修類稿》卷四十三〈事物類〉「和靖詩刻」。(明)郎瑛：《七修類稿》，《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1978年)，第三十三編，頁625。

⁵³ (明)羅貫中編集，(明)余仰止評校：《水滸志傳評林》，頁425。

⁵⁴ (明)余象斗編集，《列國前編十二朝》，《古本小說集成》影印明萬曆年間館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代)。

的兩欄版式？閱讀其系列的小說評本，可發現：稍早的《三國志傳》、《忠義水滸志傳評林》上評欄涵蓋的內容還僅限於評論人物、情節、詩詞三種，但到刊行《列國志傳評林》、《三國志傳評林》時，上評欄內容已十分駁雜。以七分之一甚至更小的空間，要評論又要注釋，在排版上其實是有困難的。三節式固然調節了版面，開創另一個書寫空間，不過容量小卻也是它一直無法突破的困境。於是《列國前編十二朝》余象斗把原先擠壓在上欄的「評論」移至每小節故事之後，擺脫掉狹小侷促的不便，他寫了「論斷」、「地考」、「鑑論」、「總釋」……等不同的評論，仿照史書贊體，置於單元之後，沒有篇幅的限制，自由揮灑自己對史事的論斷。余象斗從三欄走向兩欄，足見其對小說出版品的思維，從外表的改版回歸到小說做為一醒世、寓世教化工具，在內涵上如何更有深度地凸顯編者的見解。如果三節本之上評欄，做為一言說載體，已無法承載編者的思想、評論，那麼捨此（三節版）而就彼（兩欄版式），也會是一種讓評者言說更得利的方式。

三、余象斗評林本小說「改正增評」之意涵：

余象斗小說除了三節版版式之外，還有什麼特殊處？在其評林本小說中，他曾自云「改正增評」乃余氏書坊出版品有別於他家者。以下分別說明之。

（一）增評

余象斗在「《水滸》辨」中特別強調雙峰堂本對圖書的「增評」。「評」的確是余象斗小說出版品的另一種創新。而他的「增評」究竟有哪些項目？若以年代前後排列，可發現：較先出版的小說評本，收入上評欄中者限於評人物、評情節，但愈到後期其評論愈趨包羅萬象。《三國志傳》只評人物及情節；《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在人物、情節以外也評詩句。⁵⁵《列國志傳評林》除了評人物、情節以外，還註釋地名、職官、音義等。⁵⁶《三國志傳評林》評文之外，有「斷論」、「補遺」、

⁵⁵ 「評詩句」如「二首中意味乃平常，句語未見妙處」、「詞中句有嬌嬌意味，非文人不能作此」，（明）羅貫中編集，（明）余仰止評校：《水滸志傳評林》，頁4、107。

⁵⁶ 「地名」如「豳乃今之陝西邠州也。驅山下即今鳳翔府岐山縣是也」、「孤竹國即今北京永平府是也」；「職官」如「今之通事官郎，前呼為譯者」、「『行人』春秋時亦是一官銜名」；「音義」如「楸音門，乃山中楸樹，葉大開花色白」、「屬縷乃劍名；鷓夷皮乃馬皮」。（明）余邵魚編集：《列國志傳評林》，《古本小說叢刊》影印萬曆三十四年（1606）

「事實」、「補註」、「評論」及「考證」……等各種不同的內容。⁵⁷綜言之，余象斗的小說評論包括了批評、音義、考證、補遺……等不同種類的內涵。就中國小說評點的發展來看，到《列國志傳評林》、《三國志傳評林》、《列國前編十二朝》時，余象斗把歷來評點文學中出現的各種內容都囊括在內。雖然他用不同的名目來稱其評論，不過就功能來看，其實不外有二：一為評論，二為訓詁，後者包括箋註、辯證、補遺……等。

中國評點文學的源頭，出自「訓詁」及「史評」二者。⁵⁸前者可上推自〈詩序〉、王逸《楚辭章句》。〈詩序〉，特別是〈小序〉以精簡文字勾勒各篇要旨；王逸《楚辭章句》則對各篇進行解題。而後者則源自司馬遷《史記》「太史公曰」的評論。史傳的評論，或稱「論曰」、「贊曰」或「評曰」，名稱或有不同，但不外是作者在卷末對史實事件及人物提出自己的思想、批判。檢閱余象斗小說評林，發現其評點以小說情節及人物為主要評論內容。評故事情節，以林沖奔梁山為例，該橋段文中有數條評語：「林沖得遇小二，後通消息，正是恩恩相報，天不絕林沖一義士也」、「林沖已配滄州，高俅又使陰害之謀，其致禍之機立在目前矣」、「雪壓倒草廳，是天加意於林沖」、「林沖此處又逢柴進，是天假良晤使沖入水滸之漸矣」，⁵⁹分別是針對林沖旅店遇小二得救、高俅遣陸謙至滄州殺林沖、火燒草料場等情節加以品評，由於句多簡短，少見深刻的論述。評人物如《三國志傳評林》卷二董卓殺司空張溫，余象斗評曰：「夫人臣朝廷之股肱，將士國家之爪牙。董卓於筵上戮其大臣，殺其將士，不惟逆法朝瑞，又且嚴刑天下，吾不知天何容斯人於世乎？」⁶⁰對董卓殘暴不仁，濫殺大臣之事提出批判，此種評論主要乃承襲史傳「贊論」精神，以編者角度主觀予以論斷。

評論以外，其他無論是「音義」、「補遺」、「事實」、「補註」、「考證」……等，諸多箋註、辯證皆不離「訓詁」功能。中國早在秦漢期間就有箋釋傳注書，如孔子為《周易》作《十翼》，左丘明等人為《春秋》作三傳解經補史、《毛詩鄭箋》為詩三百詞彙訓詁。漢代除了為經書作注外還為子書、文學類的書作注。如趙歧

余象斗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頁44、79、182、945、337。

⁵⁷ 此處按年代先後排列，而《三國志傳評林》殆為萬曆中葉，晚於《三國志傳》的出版品。參見附錄《新刊京本校正義全像三國志傳評林》條說明。

⁵⁸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1-13。

⁵⁹ （明）羅貫中編集，（明）余仰止評校：《水滸志傳評林》，頁98、101、102、108。

⁶⁰ （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頁125。

爲《孟子》作《章句》。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書以外也對小學以及歷史地理書作注，如郭璞的《方言疏證》、酈道元的《水經注》、裴松之的《三國志注》。同時經書在「義疏」之外，又出現了「集解」的新形式，即匯編歷代諸家經解訓詁集爲一冊，何晏《論語集解》即是之謂。訓詁以外，也有匯集思想評論者，如朱熹的《四書集註》就是在二程解經的基礎上，參照各家說法，全面性闡述《論》、《孟》、《學》、《庸》理學思想。⁶¹

到宋代時，福建的書坊主爲了吸了買氣，對許多通行已久的經史文集進行加工，坊刻本中即出現不少「纂圖互注重言重意」，類似「集解」的書籍。⁶²當時南宋閩地就有麻沙本《纂圖附釋音重意重言互注尚書》十三卷、《附釋音纂圖重言重意互注毛詩》廿卷、《京本附釋音纂圖互注重言重意周禮》十二卷、《京本纂圖附音重言重意互注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的出版。何謂「互注重言重意」？根據清孫星衍在《廉石居藏書記》卷上〈纂圖互注春秋經傳集解〉題跋中云：「書中引他經注證本書者，曰互注；詞之復出者，曰重言；體例相似者，曰重意。」⁶³葉德輝亦云：「宋刻經、子，有『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標題者，大都出於坊刻，以供士人帖括之用。」⁶⁴此語明白點出這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集解類書籍與科舉考試間的關係。南宋建安坊本《纂圖互注揚子法言》卷末木記：「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注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殆無謬誤，騰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動，誠爲益之大也。」足見此一特殊的編輯體例，大半是爲服務考生而設。《詩》、《書》、《禮》、《春秋》等經典，代有刊刻，但「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之體匯集整理許多資料，使特定讀者能在短時間內把相類似的材料加以對比、聯想，以期收溫故知新，舉一反三之效。故知這是出於因應科考，方便士子記憶的一種版本。⁶⁵余象斗之釋義箋注，包括釋人名、地名、職官、用典、音義等，注出人名、地名的例子俯拾即是，此處不贅舉。注出處者，如《列國志傳評林》卷二「幽王舉火戲褒姒」寫周幽王舉火戲諸侯，褒姒撫掌而笑。上評欄云：「千金一笑故事，

⁶¹ 關於古書注解參閱胡楚生〈古書注解綜述〉。胡楚生：《訓詁學大綱》（台北：華正書局，1994年），頁127-154。

⁶² 潘美月：《圖書》，頁71。

⁶³ （清）孫星衍：《廉石居藏書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

⁶⁴ 《書林清話》卷六「宋刻纂圖互注經子」條，葉德輝：《書林清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頁302。

⁶⁵ 黃鎮偉：《坊刻本》，《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60。

出幽王此段」。而「管夷吾條陳霸業」一段有讚美管仲之古風一首，中有「以致生靈溺左衽，千古功名在周室」句，上評欄注曰：「左衽者出《四書》，夫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⁶⁶注考證者，如《列國前編十二朝》卷一「地皇分晝夜日月星辰」，在天皇之後敘及龍門山中地間有光現五色祥雲，雲中降下蓮花，其蓮子大者跳躍成一入乃地皇。該文篇末余象斗另有「地考」一條曰：⁶⁷

《淮南子》曰：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絃，八絃之外有八極之廣。東西有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有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生萬物者之土也。

借「考證」之名，引《淮南子》說明「地」究為何物。

注釋、考證以外，標示音讀意義，也為讀者省下許多查閱生難語詞的時間。中國古書注音體例「讀如」、「讀若某同」、「讀與某同」，漢代訓詁學家所創，並被歷代沿用。⁶⁸注音既是圖書既有的體例，南宋時余仁仲萬卷堂就刻有《周禮鄭注陸音義》十二卷、⁶⁹南宋建安劉叔剛宅刻本十三經中有《附釋音毛詩註疏》。明萬曆年間(1573-1619)有金陵富春堂刊不著撰者的《新刊出像音注劉玄德三顧草廬記》。⁷⁰注音或注音義，如「酖音鄭，置毒于酒中，人飲之即死」，⁷¹余象斗評本例證多，此種有注音、釋義的書，讓讀書人省去許多查字典的時間，的確是一方便上手的本子。此種注明音義、典故的本子，對中下階層庶民而言，他們可借閱讀小說，另一方面也增進了自己的語文知識。對市民文化教育水平之提昇，起了無形的幫助。⁷²

⁶⁶ (明)余邵魚編集：《列國志傳評林》，頁244、329。

⁶⁷ (明)余象斗編集，《列國前編十二朝》，頁36。

⁶⁸ 胡楚生：《訓詁學大綱》，頁142。

⁶⁹ 見葉德輝〈宋建安余氏刻書〉。葉德輝：《書林清話》，頁49-53。

⁷⁰ 周心慧：《明代版刻圖釋》(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年)，頁43、118。

⁷¹ (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頁45。

⁷² 相關觀點參閱白以文〈小說作為「知識通俗化」的載體〉。白以文：《晚明仙傳小說之研究》，頁178-186。

（二）改正

活潑的三節版排版，豐富的評論內容，的確使余象斗的小說出版品在建陽書坊中顯得與眾不同。除此之外，「改正」故事的文字，也是另一種提升評林本競爭力的手段。不過重要的是改正了什麼與如何改正？余象斗在〈《水滸》辨〉提到有些小說本子有文字「差訛」、板本老舊的問題，因此他們努力修正，務期「一書一句並無差錯」。雖然余象斗〈《水滸》辨〉只針對《忠義水滸志傳評林》說明其修改工程，不過檢閱其他評林本小說，的確文字、情節都經過余氏書坊一番的「改正」，從該文中得知他的改正工作大致有二，一為「不便覽者芟之」，二為「漏者刪之」。關於「不便覽者」是什麼，余象斗並未具體說明。而所謂「漏者」，不是應該據舊本補足嗎？為何反倒把它刪掉，余象斗也沒有交待。是否因為板本老舊漫漶，以致文字斷簡殘編，郭公夏五，無法校對考證，所以將之刪去呢？欲解答此一問題，需以評林本小說與其他書坊出版品進行比對。以三國故事為例，⁷³將余象斗書坊所刊行之《三國志傳》、《三國志傳評林》與現存所見較早、較完整之周曰校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進行細讀比較，發現余象斗對小說進行的改正工作，具體內容包括刪削與更改。他所刪掉的內容絕對不只限於板本老舊的漫漶文字，還包括了刪詩詞韻文、論贊、書信、對話等。以刪詩而言，如「曹操白門樓斬呂布」一則，曹操殺陳宮，周本共收錄嘆詩兩首：「臣父忠言逢霸主，子胥剝目遇夫差。白門樓下公臺死，致令今人發嘆嗟。」、「不識遊魚不識龍，要誅玄德拒曹公。雖然背卻蒼天意，誰似忠心映日紅。」之後才接著寫呂布被殺之事。其中第二首嘆詩在《三國志傳評林》中被刪掉，直接描寫關羽、張飛救張遼一事。⁷⁴刪對話如周本「呂布敗走下邳」一則，關羽與張飛因追殺呂布各自走散，「關、張相見，各言失散之事，關公曰：『我在海州路上藏避打聽消息，故來至此。』飛曰：『弟在芒碭山落草為寇。』二人見曹操，又見玄德拜哭於地。……」《三國志傳評林》將關、張兄弟間的對話刪掉。⁷⁵刪論贊如「曹操興兵下江南」一則，寫荀彧反對以九

⁷³ 余象斗評林本小說各書刪改具體內容涉及層面廣，他日擬專文再論。此處但以三國故事為例。

⁷⁴ (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377；(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頁304。

⁷⁵ (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364；(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頁294。

錫加操，而被賜死。周本有「論」及「贊」評論此事，余本全刪。⁷⁶又如卷七「落鳳坡箭射龐統」，龐統死於亂箭之下，周本有「贊曰」：「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讚龐統，類似此種人物贊語，在余本中常被刪掉。⁷⁷

除了刪之外，還有改，所改者則包括細節描寫、文字更改以及刻工之誤植。關於細節描寫、文字更改部分，以三國故事為例，余象斗《三國志傳》前面回數改動者少，相對之下，後之回文文字增潤較多。以下舉一例詳加比較說明。周本十二卷「孫琳廢吳主孫休（亮）」⁷⁸一則，有段寫吳主孫亮雖聰明，但被孫琳把持的情節，周本正文：⁷⁹

卻說東吳大將軍孫琳聽知全端、唐恣、王祚等降魏，勃然大怒，將各人家眷盡皆斬之。吳主孫亮見琳殺罰大甚，心中怯然。一日出西苑，因食生梅，令黃門於中藏取蜜煎梅食之。須臾取至，開見蜜內鼠糞數塊，召藏吏責之曰：「爾欠嚴敬矣。」藏吏叩頭奏曰：「臣封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問爾求蜜食否？」藏吏奏曰：「數日前累求蜜食，臣實不敢與之。」亮指黃門曰：「此是卿所為也。」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二人奏曰：「黃門與藏吏言語不同，請付獄吏推問。」亮曰：「此事易知耳，何必勘問？若糞原在蜜中，則內外皆濕，若新在蜜中，則內燥外濕。」剖之果然內燥。黃門伏罪。亮之聰明，大抵如此。雖然如日月之明，但被孫琳把持，不能主張。

余本細節改爲：⁸⁰

⁷⁶（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 1152；（明）羅貫中編次，（明）余象烏批評：《三國志傳》，頁 685。

⁷⁷（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 1181；（明）羅貫中編次，（明）余象烏批評：《三國志傳》，頁 702。

⁷⁸周曰校本此處將吳主孫亮誤刻為孫休。

⁷⁹（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 2146。

⁸⁰粗楷體為余本所增加者，而括號內之文字，為周曰校本原有被刪者。（明）羅貫中編次，（明）余象烏批評：《三國志傳》，頁 836。

卻說東吳孫琳聽知全擇、唐咨、王祚等輩反降魏，(勃然大怒，)盡將各家老小驅而殺之。此時孫琳殺伐大重，吳主亮欲除之不得其便。亮為人至聰明，識動靜。一日(出西苑，)在宮食生梅，使黃門問中藏取蜜。中藏乃管房之官。(須臾取至，)取到剝開蜜內，見有鼠糞數頭，召中藏問之。中藏叩頭曰：「臣封閉甚嚴，安有鼠糞？」亮曰：「黃門曾問汝求蜜乎？」中藏曰：「數月之前屢曾求蜜，臣實不敢與。」亮(指黃門)曰：「此是黃門之所為也。」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二人奏曰：「黃門與藏吏言語不同，請付獄吏推問。」)亮曰：「(此事易知耳，何必勘問?)若原有在蜜中，內外皆溫，若新放在內者，內乾外溫。」刮開果然內乾。黃門伏罪。此時見亮聰明處(，大抵如此)。吳主雖然聰明(如日月之明，但)，被孫琳一權把住(，不能主張)。

其中出於刻工的誤植，如數「日」植為數「月」、內燥外「濕」植為內乾外「溫」。生梅內乾燥外為濕，「濕」以形似被誤植為「溫」。既然剖開後是內乾，果然是「新在蜜中」，故黃門求食蜜宜是數「日」而非數「月」前。版刻誤植，足見出版社為速刻販書求售，以致校讎不夠精確。類似此種文字上的差錯，時見於評林本中，不憚枚舉。

除了誤植外，余象斗偶會增刪細節描寫，如上述引文中余本把侍中奏請解送黃門、藏吏赴獄吏之語刪掉，此舉對情節的了解影響不大。他增加「吳主亮欲除之不得其便。亮為人至聰明，識動靜」一語，這使讀者對孫亮聰慧，但卻礙於局勢，不得不低聲下氣，但實際上對孫琳忌憚懷恨的心理狀態，有更清楚的了解。《三國志傳》後幾回中有多處這種細節微量的更改，從中亦可知余象斗不止是位單純滿足於出書的書坊主，他動筆改情節，是其創作熱情的展現。

至於少數一、二字的改動，余本有時是改對，如上引文中，降魏者為「全憚」非「全端」，⁸¹周本有誤余本改對了，只可惜刻工又把「憚」誤植為「擇」。有改對者，但也有憑臆測任意篡改者，如呂布出奔一節，周本「呂布棄卻妻小，引百餘騎飛走出關，投奔袁術去了」，余本將「棄」字改為「帶」，這一字之差，情節卻

⁸¹ 全憚與全端兄弟與魏交戰，憚引軍開門降魏見「忠義士于詮死節」。(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2134。

變得南轅北轍。⁸²經查證：後來呂布引兵投效張楊，張楊接納他，而龐舒只好將在長安城中私藏的呂布妻小送還呂布。⁸³可見當時呂布出奔時是「棄」妻小，而非「帶」妻小。諸如此類，出於編者妄自改訂，以致文意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實不足取。

改正部分除了更改情節敘述文字以外，余象斗也常改文本中的韻文。如周本卷一「李催郭汜樊稠」寫馬超英勇第一場廝殺，前賢有詩讚美馬超「威鎮西涼立大功，渭橋六戰最英雄。鋼鎗起處王方死，手到之時喪李蒙。」余本改為「威鎮西涼立大功，渭（渭）橋大戰最英雄。未歸蜀郡扶先主，先斬王方共李蒙。」⁸⁴又如周本卷七「孔明定計捉張任」中有贊張任之詩曰：「老將安能扶二主，張任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流光照雒城。」余本改為「忠義安能扶二主，張任忠勇死猶生。高明正似天邊月，夜夜清光照雒城。」⁸⁵

無論是對情節或韻文的修改，這些經余象斗改過後的文字水平良莠不一，而究其動機，顯示余象斗雖為不第文人，但亦借著自家出版品表現詩才、文筆，發揮文采，就如同唐人借著傳奇體馳騁史才、詩筆及議論一般。綜言之，無論是刻工的誤植或余象斗修改的文字，改好即罷，改壞了像前文引述，將「棄」字改為「帶」字，這樣妄加篡改，只恐徒留後世評家譏評之口實。難怪葉德輝會批判「明人好刻書，而最不知刻書」，⁸⁶「不知刻書」批判的就是書坊主不能實事求實，任意、草率刪改的刻書陋規。

四、結論

余象斗〈《三國》辨〉一句「名公批評、圈點，校證無差，人物、字畫各無省陋」，道出他對其出版品的驕傲。由於有圖有文、版面新穎活潑、又提供評論詰訓，還保留完整的韻文，這麼完備的本子，故余象斗將其小說名為「評林」，以招徠讀

⁸²（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170；（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頁149。

⁸³（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225。

⁸⁴（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178；（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頁155。

⁸⁵（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1201；（晉）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頁715。

⁸⁶葉德輝：《書林清話》，頁184。

者。除了《三國志傳》以外（《三國志傳》雖無「評林」之名，但亦有「評」之實），《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列國志傳評林》、《三國志傳評林》三書皆題為「評林」。考「評林」一詞，本指彙集古今評語於一書。以明人凌稚隆編《史記評林》為例，該書約殺青於萬曆三年（1574），當時凌稚隆收集「古今已刻」及市面上「抄錄流傳」之評，同時還把《史通》、《史要》……等，發明《史記》者都標示於其中。此外又把如司馬貞《史記索隱》、裴駟《史記集解》等歷來重要評注家見解，輯錄入正文中，並加入編者按語，因此合於「評林」之名。⁸⁷這種評林本的散文、詩詞匯編，在明萬曆、天啓年間並不少見。如《春秋左傳評林》、《莊子讀法評林》、《韓非子評林》、《唐詩選脈會通評林》、《新刻注釋草堂詩餘評林》、《李杜二家抄評林》……等。⁸⁸它們的出現與科舉考試有關，這種匯評本能使讀書人在短時間內看到各家各派詮解，為他們提供一種便利性；此外，也為那些想入經史子集之門的讀者提供一種啟蒙理解的入門捷徑。

然而實際上余象斗的小說評林又有別於前人評林文集。余象斗名曰「評林」，而體例上實非「評林」，乃余氏一家之言。此種「評林」本小說，體制上異於兩欄式小說，內容上獨創的上欄是以「評論」、「注釋」、「補遺」取代「集評如林」的內涵。請名家評點、對文本進行音義釋名，再加上保留他家書坊所刪掉的韻文。並於卷末圖版中仿京本錄刻工名，⁸⁹以示與京本同步。如前所述，余象斗存錄詩詞歌賦，用以凸顯其小說之完備性格，非他家率然操觚者；「評論」體襲自史傳，目的在於呈現他個人對小說人物情節的解讀；注解音義訓詁，沿用科舉考試用書體例，旨在服務大眾閱讀。圖文並茂、改良版面、修訂文字、增加評論、保存韻文，凡此種種目的都在顯示其有心提昇其書坊小說水平，刊行好本子而非粗製濫造的企圖心。一本正文、圖像俱足，還能進一步滿足讀者不同的需求，如名家評點、集註、音義、考正、辨偽，甚至把別家書坊視為贅詞刪去的詩詞收錄進去，以版式體例來看，這可能真是一本夠水準的好本子了。這樣的小說版本，也比較可能吸引從庶民到士人，各種不同的讀者群。正因余象斗自詡為佳作，故他要讀者購買時務必認明「雙峰堂」木記，才是品質的保證。但是事實上，這些表面上看似完備的小說出版品，真的是個品質有保證的「善本」嗎？或者仍令人有「金玉其

⁸⁷ 《史記評林·前言》，（明）凌稚隆輯校，（明）李光縉增補：《史記評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

⁸⁸ 孫琴安：《中國評點文學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頁107-112。

⁸⁹ 萬曆廿年（1592）《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廿卷末上欄有「書林忠懷葉義刻」。

外，敗絮其中」的惋惜呢？對於這些余象斗自珍自重的評林本小說，後人又有什麼評價呢？

歷代重要經典重新翻刻出版，在書坊中這是家常便飯。如何出版一本有別於前人或他家書坊，可令人眼睛一亮的好典籍，確實是各書坊主念茲在茲之事。紙張、用墨、刻工，這些都可以透過投資改善。但是否為一品質有保證的好版本，則端視其內容精確豐贍、校勘是否嚴謹來認定；此外擁有高水平的刻工、版面設計若能推陳出新，當然就可以再加分。余家自宋代以來就是建陽重要書坊主，余象斗在年輕時曾參加科舉考試，無奈屢試不第，故在萬曆十九年（1591）之後，「始輟儒家業，家世書坊，鈐籍為事，遂廣聘縉紳諸先生，凡講說、文籍之裨業學者，悉付之梓」。⁹⁰因此，經營書坊，應是他場屋屢躓後的另一種精神寄託。在《東遊記》正文前的「八仙傳引」中，余象斗吐露個人對圖書事業的苦心孤詣，提到自己出錢又出力，費盡心思在編輯出版圖書上：

不佞斗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于心胸之編集，其勞鞅掌矣，其費弘鉅矣，乃多為射利者刊甚。諸傳照本堂樣式，踐人轍跡，而逐人塵後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之浪棍遷徙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襲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故說。⁹¹

從隆慶年間《華光天王傳》出版到萬曆廿年（1592）第一本自創的三節式評本《三國志傳》問世，到刊行《東遊記》，到萬曆四十三年（1615）刻《新刻皇朝開運輯略武功名世英烈傳》，⁹²以一個世代經營圖書出版業的書商，在萬曆年間掌握了至少文台館、雙峰堂、三台館三個堂號，在書坊要營運賺錢的大前提下，如何又兼顧出版品質，的確是得花心思，動腦筋。書商為牟利而刻書誠屬自然，但余象斗除了擁有大規模的書坊外，他更有業界龍頭老大的雄心壯志。四十餘年來，除了一般的科舉應制、日用醫書之外，他先後出版廿多種講史、神魔、公案小說。而

⁹⁰ 余象斗序《新鈐朱狀元芸窗匯輯百大家評註史記品粹》，該書藏北京圖書館，引自顧青：《〈帝王御世志傳〉與出版家余象斗》，《古典文學知識》第四十期（1992年），頁87。

⁹¹ （明）吳元泰：《東遊記》，《古本小說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⁹² 這是目前所看得到余象斗以文台館、雙峰堂、三台館出版，載明刊版年代中最晚的小說。參見王清原、牟仁隆、韓錫鐸：《小說書坊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3-4。

且還自己編輯評點《三國志傳》、《水滸志傳評林》、《列國志傳評林》以及《列國前編十二朝》、《三國志傳評林》五書。萬曆二十六年（1598）三台館刻的《海篇正章》一書中就刊有余象斗自己的圖像，並云：「一輪紅日展依際，萬里青雲指顧間」，⁹³一介書商，如此氣魄，豪氣干雲。基本上，如果余象斗對圖書沒有期許，他大可假他人之手即可，不必「勞鞅掌，費弘鉅」地自己編書。正因為用心，故他對那些坐享其成，任意翻刻的盜版者，才會深惡痛絕。相對地，他付出最多的領域——通俗小說的編印推廣，也成為其出版事業中最有成就者。

就目前所見余象斗出版的通俗文學作品來看，他編輯刻刊小說的事業表現，可謂「毀譽參半，功過相抵」。以一個典型的書商，余象斗對市場上白熱化的競爭，有一定的了解。在兼顧牟利及志趣理想下，能掌握潮流，創造「三節版」評本取代將過時上圖下文的兩欄式圖書，令人耳目一新，這是他值得肯定的地方。「三節版」評本型式上滿足了讀者「求新求變」的需求；內容兼具評論、箋註考證及補遺存錄，無論版刊型式或上評欄的內容，他同時掌握了求便利的庶民及求完備的士人閱讀口味。就此而言，余象斗用心改良出來的版式，對通俗小說的保存推廣及語文知識的普及提昇，其功業可圈可點。⁹⁴

然而余象斗小說出版品，最為人詬病之處，也就在於犯了明人任意臆改訛謬，甚至居然也出現自己所不恥的「盜印」行爲。余象斗以其身為書坊主，操圖書出版生殺之權，開始對《水滸》、《三國》等書進行「不便覽者芟之，漏者刪之」工作時，不只假校正修改之名對文本進行施暴之實；更令人扼腕的是爲了拔得頭籌，贏得上市先機，必須節省成本，速刻速售，以致疏於校讎；再加上爲使小說能又便宜又豐富有內容，於是將其他書坊主下過工夫匯刻的箋注釋義、補遺考證，隻字不改地移植至本版書中。以三國故事爲例，周曰校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夾注「釋義」中包括語詞、地名、補注等，多爲余象斗襲用。如卷二「孫堅跨江戰劉表」，寫公孫瓚與袁紹相爭，公孫瓚敗逃後曰：「若非玄德來救我，幾乎狼狽」。周本夾注「狼狽」：「狼狽，是兩物，狽是兩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今言顛倒失措曰狼狽」。同一則中，孫堅後來掩殺黃祖敗軍，直到漢水上面。此處

⁹³ 該書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善本書，此處引自王重民：《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目》，頁 69。

⁹⁴ 歷年來討論中國圖書者，包括鄭振鐸，或者討論評點者，如譚帆，在其著作中對「三節版」評林本都有討論。見鄭振鐸：《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頁 59、譚帆：《中國小說評點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3、頁 57-61。

下周本有夾注「漢水，《一統志》云漢水在襄陽城西北，源出陝西嶓家山。唐杜審言詩：『楚山橫地出，水接天回。』即此也」。又如卷一寫劉備幼時與鄉中小兒戲於桑樹下，發下豪語：他日為天子當乘羽葆車蓋。此處文中夾注：「朱晦庵題樓桑詩曰：『樓桑大樹翠繽紛，鳳鳥鳴時曾一聞。合使本支垂百世，詎知功業只三分。』」引用朱熹的詩，借桑樹之綠葉華姿寫劉備的豪情，同時也為劉備未完成統一三國功業而歎。這三條夾注，余本不費吹灰之力將之移至上評欄，亦題作「釋義」。⁹⁵檢閱全書，余象斗《三國志傳評林》充滿無數出自周曰校之手的「斷論」、「事實」、「補註」、「考證」……等夾註。余本名為「評林」，實際上卻有「盜版」之實。既用新刻工插圖，又改裝書籍版面為三節版，但卻任意盜印剽竊，或者簡省刪削內容，讓庶民捨繁本就簡本，以一新瓶裝入若干舊酒，包裝出半新半舊的作品，這些行為都顯示出他在利字當頭下向市場競爭機制低頭的書商本質。

事實上唐宋以來藏書家著錄小說者不少，但為何沒有善本傳世，對此顧廣圻（1770-1839）在〈重刻古今說海序〉中云：「蓋說部者，遺聞軼事，叢殘瑣屑，非如經義史學諸子等各有專門名家師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墜也。」⁹⁶「叢殘瑣屑」說出了小說文體長久以來的命運，此看法當然是起因於視小說為小道、不入流之作之弊。然而建本竄改圖書內容其來有自：

南宋時建陽各坊刻書最多，惟每刻一書必倩雇不知誰何之人任意增刪換易，標立新奇名目，冀自銜價，而古書多失其真。逮後坊刻就衰而浮慕之敝起，其所刻也轉轉舛錯脫落，殆不可讀者有之。加以牡丹水利觸目滿紙，彌不可讀者有之。又甚而奮其空疎，白腹敷衍，謬談塗竄，創痕居之不疑。或且憑空構造，詭言某本，變亂是非，欺給當世，陽以沽名，陰實盜貨，而古書尤失其真。若是者刻一書，而一書受其害而已。⁹⁷

這段話已顯示宋代建陽刻本小說巧立名目、刪易竄改以求售，商業化的傾向。流

⁹⁵ 此三條「釋義」分見（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三國志通俗演義》，頁125、131、9；陳壽史傳，（明）余象斗校梓：《三國志傳評林》，頁115、119、26。

⁹⁶ （清）顧廣圻：《思適齋集》，《續修四庫全書》道光廿九年刻本影本（上海：上海古籍，2002年），頁85。

⁹⁷ （清）顧廣圻：《思適齋集》，頁85。

風所及，到明人胡應麟（1551-1602）他當時就已批評閩本是一種最不好的本子。⁹⁸黃丕烈（1763-1825）亦云：「明人喜刻書，而不肯守其舊，故所刻往往戾於古。」⁹⁹爲了速售牟利，只好標新立異，巧立名目以求售。這是商業競爭常見的手法，在當代實不足爲奇。但就古代刻書來講，不惜代價任意篡改的結果，使得該區書坊圖書變成一種劣質品的代稱。葉德輝（1864-1927）在〈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准另刻〉一文中云：

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准另刻。世傳閩中刻五經四書，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甯府云：福建等處提刑按察司爲書籍事，照得五經四書士子第一切要之書，舊刻頗稱善本。近時書枋（坊）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狹，字多差訛，如「巽與」訛作「巽語」，「由古」訛作「猶古」之類。豈但有誤初學，雖士子在場屋，亦訛寫被黜，其爲誤亦已甚矣。刻本司看得書傳海內，板在閩中。若不精校另刊，以正書枋（坊）之謬，恐致益誤後學。議呈巡按察院詳允會督學道選委明經師生，將各書一遵欽頒官本，重複校讎。字畫句讀音釋，俱頗明的。《書》、《詩》、《禮記》、四書傳說款識如舊，《易經》加刻程傳，恐只窮本義，涉偏廢也。《春秋》以胡傳爲主，而左、公、穀三傳附焉，資參考也，刻成合發刊佈爲此牒。仰本府著落當該官吏，即將發出各書轉發建陽縣。拘各刻書匠戶到官，每給一部，嚴督務要照式翻刊。縣仍選委師生對，同方許刷賣。書尾就刻匠戶姓名查考，再不許故違官式，另自改刊。如有違謬，拿問重罪，追版剗毀，決不輕貸。仍取匠戶不致違謬結狀同依准繳來。嘉靖拾壹年拾貳月□□日故牒建甯府。¹⁰⁰

上文對閩中書坊刻書粗疏描述詳實，讀書人因用了不好的版本寫錯字被黜，以致官府發出最後通牒，把句讀音義正確的本子合刻，並將刻工拘提到官，只准照式翻刻，竣工之後還得再校才能販賣。這是明世宗時爲閩本振衰起弊曾做過的努力。

⁹⁸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經籍會通四〉：「余所見今刻本，蘇、常爲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蜀本行世甚寡，閩本最下。」（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上海：上海書店，2001年），頁44。

⁹⁹ 《菴園藏書題識》卷四〈宋提刑洗冤集錄〉。（清）黃丕烈撰、繆荃孫等輯：《菴園藏書題》（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頁379。

¹⁰⁰ 葉德輝〈明時官刻書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書林清話》，頁183。

然而到萬曆時期建陽書坊故態復萌，為速售求利，以致校讎不精，擅改原著成風，為後代詬病。顧炎武（1613-1682）對萬曆以後的明版書加以抨擊：「聞之先人，自嘉靖以前之鈔本雖不精工，而其所不能通之處曰『疑』。今之鈔本加精，而疑者不復注，且徑改之矣。」¹⁰¹又云：「萬曆間人多好竄改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¹⁰²圖書出版是一種文化事業，稱得上是一種良心事業，故顧炎武從萬曆時人改古書，看出時代風尚趨之澆薄，這固然是從樸學觀點切入，不過他的觀察不可謂不深痛。近人余嘉錫（1883-1955）亦云：「明代士風習為妄誕，傳刻古籍，奮筆塗改。」¹⁰³兩人的批判可謂「同聲相應」。以致於其刪削的簡本，至今仍被人視為「胡亂刪節的怪胎」。¹⁰⁴這正可以說明為什麼即使余象斗在萬曆年間耗去將近半世紀，出版、編輯無數通俗小說讀物，但在小說史上他發行的本子較之京本仍略遜一籌，無法登堂入室。現今整理余象斗小說出版品時，蓋棺而論，他自創三節板，評點親力親為，大量刊印，對通俗小說的流傳自有其功；然而其從為時代潮流所蔽，不能自外於重商牟利之風，令人不得不為其目光淺陋，發為一嘆。

¹⁰¹（明）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73。

¹⁰²《日知錄》卷十八。顧炎武：《日知錄》，《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頁301。

¹⁰³余嘉錫：《余嘉錫論學雜著》（台北：河洛圖書出版公司，1976年），頁567-572。

¹⁰⁴馬幼垣對《水滸志傳評林》之評語。見馬幼垣：《水滸二論》（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頁127-209。

引用文獻

(按作者年代、書名首字筆劃及出版年月先後編排)

一、評點文本

- 《三國志通俗演義》，明·羅本編次，周曰校刊，《古本小說集成》(冊 601-6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
- 《三國志傳》，明·羅貫中編，余象烏批評，《古本小說叢刊》(冊 23)，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0 月，1 版 1 刷。
- 《三國志傳評林》，明·羅貫中撰，余象斗校梓，《古本小說叢刊》(冊 23)，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0 月，1 版 1 刷。
- 《三國演義會評本》，陳曦鍾、宋祥瑞、魯玉川輯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6 年 7 月，1 版 1 刷。
- 《水滸志傳評林》，明·羅貫中編集，余象斗評，《古本小說叢刊》(冊 12)，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6 月，1 版 1 刷。
- 《水滸傳會評本》，陳曦鍾、侯忠義、魯玉川輯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 9 月，2 版 2 刷。
- 《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明·余象斗編，《古本小說叢刊》(冊 9)，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8 月，1 版 1 刷。
- 《列國志傳評林》，明·余邵魚編集，余象斗評，《古本小說叢刊》(冊 6)，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08 月，1 版 1 刷。
- 《列國前編十二朝》，明·余象斗編集，《古本小說集成》(冊 30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
- 《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明·羅貫中編，余宗下評校，《古本小說集成》(冊 132-13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
- 《全漢志傳》，明·熊鍾谷編次，《古本小說集成》(冊 599-6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
- 《東遊記》，明·吳元泰，《古本小說叢刊》(冊 39)，北京：中華書局，1991 年 10 月，1 版 1 刷。
- 《南北兩宋志傳》，明·陳繼儒編次，《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1995 年 11 月，1 版 1 刷。
- 《新刊八仙出處東遊記》，明·余象斗編集，《古本小說集成》(冊 22)，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

《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佚名編，《古本小說叢刊》（冊 2），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8 月，1 版 1 刷。

《全相三國志傳演義》，晉·陳壽史傳，明·羅貫中編次，周曰校刊行，《青石山莊古本小說叢書》（子部小說類之三），台北：青石山出版社，1962 年 5 月，初版。

《新刻皇明諸司廉明奇判公案》，明·余象斗編集，《古本小說集成》（冊 2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

《新刻芸窗匯爽萬錦情林》，明·余象斗編集，《古本小說集成》（冊 6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無出版年。

二、其他參考書目

（一）古籍

《三國志》，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國學術類編》，台北：鼎文書局，1993 年 2 月，七版。

《七修類稿》，明·郎瑛，《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三編（冊 1），台北：新興書局，1983 年 6 月。

《少室山房筆叢》，明·胡應麟，上海：上海書店，2001 年 8 月，1 版 1 刷。

《五雜俎》，明·謝肇淛，《歷代筆記叢刊》，上海：上海書店，2001 年 8 月，1 版 1 刷。

《邵武府志》，陳讓編次，邢址訂正，《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冊 10），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 7 月，初版。

《景泰建陽縣誌》，明·趙文、黃璿纂修，袁銛續修，《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 年 8 月，初版 1 刷。

《嘉靖建陽縣志》，明·馮繼科纂，韋應詔補遺，胡子器編次，福建府縣志輯，《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冊 10），台北：新文豐書局，1985 年 7 月，初版。

《日知錄》，明·顧炎武，《清代學術筆記叢刊》（冊 2），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年，1 版 1 刷。

《顧亭林詩文集》，明·顧炎武，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 年 3 月，初版。

《思適齋集》，清·顧廣圻，《續修四庫全書》（冊 14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1版1刷。

《廉石居藏書記》，清·孫星衍，《叢書集成初編》(冊52)，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北京新一版。

《蕘圃藏書題》，清·黃丕烈撰、繆荃孫等輯，《國家圖書館藏古籍題跋叢刊》(冊8)，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5月，1版1刷。

《歸田瑣記》，清·梁章鉅，《續修四庫全書》(冊117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版1刷。

(二) 近人專著

《三國演義版本考》，魏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刷。

《小說書坊錄》，王清原、牟仁隆、韓錫鐸編纂，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4月，1版1刷。

《水滸二論》，馬幼垣，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1月，初版。

《中國印刷史論叢》，許瀛鑑主編，台北：中國印刷學會出版，1997年9月，初版1刷。

《中國評點文學史》，孫琴安，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6月，1版1刷。

《三台萬用正宗》，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酒井忠夫監修，《中國日用類書集成》(冊3-5)，東京：汲古書院，平成12年(2000年)7月。

《中國小說評點研究》，譚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4月，1版1刷。

《中國古代木刻畫史略》，鄭振鐸，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1月，1版1刷。

《古典小說戲曲叢考》，劉修業，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古籍刻工名錄》，張振鐸編，上海：上海書店，1996年10月，1版1刷。

《民國建陽縣志》，福建府縣志輯，《中國地方志集成》(冊6)，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9月，1版1刷。

《余嘉錫文史論集》，余嘉錫，長沙：岳麓書社，1997年5月，1版1刷。

《坊刻本》，黃鎮偉，《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冊1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1版1刷。

《明代版本圖錄初編》，潘承弼、顧廷龍，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年5月，初版。

《明清小說理論批評史》，王先霽、周偉民，廣州：花城出版社，1988年10月，1

版 1 刷。

《明代版刻綜錄》，杜信孚輯，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出版，1983 年 5 月，1 版 1 刷。

《明代小說史》，齊裕焜，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年 6 月，1 版 1 刷。

《明代版刻圖釋》，周心慧編，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 年 12 月，北京 1 版 1 刷。

《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林崗，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年 11 月，1 版 1 刷。

《明清稀見小說匯考》，薛亮，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 年 9 月，1 版 1 刷。

《明代小說史》，陳大康，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 年 4 月，1 版 1 刷。

《明代出版史稿》，繆咏禾，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 年 10 月，1 版 1 刷。

《明本》，趙前，《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冊 4），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年 8 月，1 版 1 刷。

《書林清話》，葉德輝，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 年 4 月，再版。

《訓詁學大綱》，胡楚生，台北：華正書局，1994 年 9 月，五版。

《張秀民印刷史論文集》，張樹棟編，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88 年 11 月，1 版 1 刷。

《插圖本》，薛冰，《中國版本文化叢書》（冊 13），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 年 12 月，1 版 1 刷。

《福建省建陽縣志》，趙模修、王寶仁纂，《中國方志叢書》（冊 237），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年 6 月，臺一版。

《福建古代刻書》，謝水順、李珽，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年 6 月，1 版 1 刷。

《圖書板本學要略》，屈萬里、昌彼得著，潘美月增訂，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6 年 10 月，增訂版。

《圖書》，潘美月，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6 年 6 月，初版。

（三）期刊論文

〈《三國演義》版本試探——以建安諸本為中心〉，金文京著，陳西中譯，《明清小說研究》24 期，1992 年 6 月。

〈《三國演義》版本試探（續完）——以建安諸本為中心〉，金文京著，陳西中譯，《明清小說研究》25 期，1992 年 12 月。

- 〈元明時期建陽兩本漢講史小說之比較〉，李宜涯，《淡江人文社會學刊》第 23 期，2005 年 6 月。
- 〈明小說家余象斗及余氏刻小說戲曲〉，官桂銓，《文學遺產》第 15 輯，1983 年。
- 〈明代小說家刻書家余象斗〉，蕭東發，《明清小說論叢》4 期，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6 年 6 月。
- 〈明代出版家——余象斗傳奇〉，朱傳譽，《中外文學》第 16 卷第 4 期，1987 年 9 月。
- 〈明清小說評點的廣告意識及其傳播功能〉，宋莉華，《北方論叢》160 期，2000 年 3 月。
- 〈建安余氏刻書考〉，梁子涵，《福建文獻》（台北）第一卷第一期，1968 年。
- 〈建陽余氏刻本知見錄〉，蕭東發，《福建省圖書館學會通訊》1983 年 2 期，1983 年。
- 〈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上，蕭東發，《文獻》21 期，1984 年 6 月。
- 〈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中，蕭東發，《文獻》22 期，1984 年 12 月。
- 〈建陽余氏刻書考略〉下，蕭東發，《文獻》23 期，1985 年 6 月。
- 〈《帝王御世志傳》與出版家余象斗〉，顧青，《古典文學知識》第四十期，1992 年。
- 〈書明余象斗和明代通俗小說〉，段戰戈，《現代語文》（文學研究版），2007 年 2 月。
- 〈略論余象斗與其批評三國志傳〉，陳翔華，《明清小說研究》，1995 年 3 月。
- 〈從「歷史」向「傳奇」傾斜——關於嘉靖萬曆初書商系列小說演進的考察〉，李舜華，《學術研究》2002 年第 6 期，2002 年 6 月。
- 〈福建刊刻小說戲曲和藏曲家略補〉，官桂銓，《福建文博》1984 年第 1 期，1984 年。
- 〈論明代通俗小說出版中心的變遷及成因〉，汪燕崗，《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35 卷第 2 期，2006 年 3 月。

（四）研討會論文

- 〈作為聖傳的小說，以編刊藝文傳道〉，王崗，《第一屆道教仙道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高雄：中山大學，2006 年。
- 《明代小說面面觀》，辜美高 黃霖主編，《明代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年 9 月，1 版 1 刷。

(五) 學位論文

《《北遊記》敘事結構與主題意涵之研究》，白以文，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

《余象斗小說創作研究》，單光亮，廣州：暨南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碩士論文，2006年。

《晚明仙傳小說之研究》，白以文，台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5年。

A study on the carving form and creation of annotation publications about Yu Xiang Dou's (余象斗) novels

Lin, Ya-ling *

[Abstract]

Yu xiang Dou (余象斗) is a very important publisher at Fujian Jianyang (福建建陽)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He published more than 20 extended fictions, wrote lots of annotations and remarks, such as “Remarks about Water Margin” 《水滸志傳評林》,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國志傳》, “Remarks about 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 《三國志傳評林》) ... ect. This thesis plans to study on the form of his novels, the creation of his annotations and also the value of these publications. Yu xiang Dou developed the form of novels from two columns into three columns (三節版) A new edition with picture, text and annotation. It is easier for the townsfolk to read and helpful to push the dissemination of novels. Thus,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ublication of Ming dynasty.

Keywords: Yu xiang Dou, annotation, three columns, illustratio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